

思政课教学案例创新研究

——以口述史融入“纲要”课程为基点

于志成

(内蒙古医科大学,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110)

【摘要】随着思政课教学创新逐步深入,涌现出诸多成果,但也不乏一些问题,其中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教学案例使用最为典型,存在重课程形式,轻课程内容;重课堂技术,轻备课技术;重使用事例,轻结合事例三个问题,笔者试将口述史方法引入“纲要”课程,欲解决以上存在问题,即获得充实课程的事例内容、扎实事例的收集技术、桥接课程事例与实际等优势。在将口述史方法融入“纲要”课程中时,亦有众多理论问题有待解决,例如规范研究方法、进行史料辨析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是笔者今后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口述史;教学案例

“纲要”课程在教学模式、教学案例等诸多方面可以进行历史性的思考,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要做好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这也启发笔者在“纲要”课程教学中充分发挥第一手资料作用,做好口述史料收集与整理工作,将口述史融入“纲要”课程,更好地服务于思政课教学案例的创新。

一、“纲要”课创新存在的问题

近些年思政课教学创新取得了良好效果,但仍存在诸多问题与挑战,其一,只注重课程形式的创新,而在课程内容上,往往是对课本的一种复制进行照本宣科。其二,过于重视在课上阶段新技术应用,导致所谓的课程创新往往集中在课上,在备课阶段往往拘泥于旧法,尤其是在课程案例的收集过程中。其三,只注重在课堂有无使用事例,轻视事例与学生的联系,难以产生共鸣。

(一)重课程形式,轻课程内容

在近些年课程创新中,更多地聚焦在创新课程形式,而忽视了课程内容,这似乎是一种急功近利、舍本逐末的行为。归根结底出现这种行为的原因是在思政课教学创新的大背景下,教师们急功近利地选择课程形式创新,相较于内容创新效果明显、在教学安排、教学案例上依靠教材、教辅资料即可,这种捷径万不可取,看似是创新,实则课程形式会被无形地分为几个大类,而学生也会在这种所谓的创新中疲于奔命,丧失对思政课的兴趣,而整个教学过程中的核心——内容部分,却千篇一律。

(二)重课堂技术,轻备课技术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现代技术被应用于课堂中,从最早的多媒体,再到慕课、VR教学,经历了一系列变革,教师从一支粉笔,一块黑板到一系列先进设备。但是在备课阶段我们似乎还停留在传统方式上,没有将现代技术手段充分应用在备课阶段。在备课阶段我们主要是完成事例的收集与产出,在收集方面,我们应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去收集前人已有的成果,做到“上穷碧落下黄泉”,在此基础上,在产出方面,发掘事例,运用口述史研究方法,继续辅现代科学技术,深入发掘当地历史文化资源。

(三)重使用事例,轻结合事例

“纲要”课教学过程中会大量地涉及历史教学案例,有关事例在教材和教辅书中均会收录,在总量和分配情况是合理的,但是考虑到“纲要”课程是在全国范围内开课,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更需要结合本地具体情况,去融入事例,使之更具有感染力。而实际情况下,教师往往所用事例不能与本地有效结合,与学生、当地资源关联性不大,事例不够“下沉”,不能弥补“精英”话语,过于依靠官方语言。事例与学生往往距离十万八千里。例如提及改革开放,只提凤阳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我们在调查时发现,几乎同一时间,类似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均已开始,这些试点均可作为事例应用于课堂教学中,而其没有被好好利用,实属一种缺憾。

二、口述史融入“纲要”课程优势

口述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古已有之,《史记》中也大量运用了口述史的方法。到了十八世纪,塞缪尔·

约翰逊也曾说过：“所有历史都始于口述” 由此可见口述历史的历史悠久以及重要性。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口述史也几经沉浮。19世纪中叶后，兰克学派兴起，其单纯认为档案文献史料是唯一可靠的史料，所谓的“科学历史学派”认为口述历史是民间传说和神话，口述历史这一研究方法受到学术界冷落。20世纪初，随着兰克学派受到挑战、新史学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历史学家重新认识到口述历史的重要性。梁启超就曾说过：“现在日日所发生之事实，其中有构成史料价值者之一部分也，吾侪居常慨叹于过去史料之散亡，当知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吾侪今日不能将其耳闻目见之史头，搜辑保存，得毋反欲以现代之信史，责望诸吾子孙耶？” 呼吁人们重视口述史料。

（一）充实课程的事例内容

现在很多思政课的课堂事例往往过分依托教材和教辅书，正如前文所述，这种普适性的事例在面对全国的高校时，缺乏针对性，很难引起学生兴趣与共鸣。这就需要思政课教师去发掘收集。而口述史这种方法笔者认为最宜被提倡。用口述史收集事例很早就在中国近现代史、党史等研究领域作用发挥。

例如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便有征集长征故事。由于在红军战士中，会识字写字的不多，所以很多故事都是由亲历者口述，他人代写而成，这是党史上一次大范围征集史料的行动，《红军长征记》便是在众多口述资料中经过红军总政治部编辑整理后形成的史料。而“纲要”课程因为其时间段限、教育属性同样适合运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这也是我们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鲜活事例的来源，在我们享受前人研究成果的过程中，也要发掘、收集当下的鲜活案例，为我们现在乃至后人提供宝贵的研究资料。

（二）扎实事例的收集技术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口述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也逐渐在摆脱单纯的口述与记录，存储方式也在与时俱进。但是早期口述史学家对于科技的运用相当反感，尤其是二战后的口述史学家。他们最初反感使用任何形式的音频技术。而当他们不得已使用音频技术时，他们中的一些又不敢严肃对待音频材料，宁愿从音频文件转录成的文字而不从事声音本身去进行研究。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传统的思路已经不符合时代性，现今越来越多的口述史学家运用现代技术研究口述史。这些技术包括但不限于音频、视频等。

（三）衔接课程事例与实际

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研究，可以追溯到1948年“阿兰内文斯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成立。在研究早期模式还是基于对精英人物的口述历史访谈进而获得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资料以弥补现有文献资料的空白或不足。后来随着口述史的发展，出现的第二代口述史学者更加关注底层。这也是口述史料区别于传统史料的重要特征，更加贴合大众。所以我们在使用口述史研究方法的时候，也应秉持这种思想，只有这样，才能使得通过口述史发掘出的资料区别于一般的纸质资料。

三、口述史如何融入“纲要”课程

胡适说过“口述历史是个专业性的工作，不是非职业的人可以承担得了的。” 口述史研究并非易事，拥有很强的专业性，而将口述史融入“纲要”课程的过程也并非一蹴而就，其中涉及研究方法、史料辨析、建档立库等方面需要科学的、规范的研究方法。口述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并不被主流学界所认可，其主要原因一是认为口述史研究方法存在诸多不规范的地方，二是对口述史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存疑。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口述史融入“纲要”课程的前提。

（一）规范研究方法

对教师进行专业教育。口述历史教育是指将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教学方法而应用于教育过程当中即出于教育目的而搜集、整理和应用口述历史访谈。教师作为口述史融入“纲要”课程的发起者，其学术素养至关重要。一些西方国家针对口述史的教育可以追溯到较早时期。例如美国的各个学段都设置口述历史课程或学位。研究基础相对较好。而中国的口述史教育起步较晚，但近些年我们也在奋起直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对采访过程进行规范。采访环节可分为采访前、采访中、采访后。采访前：主要是确定被采访人，一般来说必须是事件亲历者且可以正常接受采访，此步骤关乎口述史料的客观性，是基础性工作，必须予以重视。采访中：采集人是起到主导的作用，要确定采访提纲，保证整个过程是可控的，拟定访谈提纲。针对某一人群的采集应制定规范合理的访谈提纲，既可以系统地、循序渐进地询问出当时的实际情况，又可以将收集结果互相对比参照，有利于收集的真实性、客观性。在《关于口述史学基本特征的思考》一文中提到：口述史访谈的实践证明受访者如果没有访谈者的适当引导可能会脱离整个访谈的主题这样

记录的口述历史可能仅仅是受访者一部零散的叙述史,甚至可能是一场唠叨而已。采访后:主要是要做到整理工作,对于一些人名、地名要做好订正工作,遇到模糊不清、前后矛盾的地方要及时与被采访人进行核实。

必要时进行回访。在首次收集过程中,被收集人往往因为各种因素,存在遗忘、表述不清的情况,针对此类问题,要及时进行回访,做到查缺补漏。实行“三稿制”。即一稿完全忠于访谈话语,二、三稿再进行凝练,这样既保留了原始数据,又便于后人查询、引用。

设立专门的研究、存储机构。在收集整理工作完成后,立档保存也十分重要。第一,先对口述资料登记,命名和编号,比如口述访谈的录音、录像、图片、田野调查笔记与调查日志、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书信、账本、家谱等),并保存原始资料。第二,在对口述访谈录音的转录与编辑整理,这些最原始的口述史料,是传承人口述史中最具学术价值的资料;第三,对这些素材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严格分类,并存档起来并注意保存介质,可供后面出版研究。

(二) 进行史料辨析

口述史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备受质疑,记忆的缺陷成为部分史学家反对口述史学的根据。但是随着史学理论的发展,口述史逐渐受到重视,与传统史料呈现出互补的作用。二者缺一不可。

资料间相互印证的想法很早在历史学研究中便有体现,如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陈垣提出的校法四例,都体现出这种思想。现代意义上口述史出现后口述资料与纸质档案亦可相互印证。著名世界史专家沈志华起初对档案非常重视,在1996至2002年期间,他个人出资140万元,从俄罗斯和美国搜集一万多件俄罗斯解密档案。但他在实际的研究实践中,曾有这样的体会,“档案文献自然是最重要的历史记录,但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仅仅查阅那些白纸黑字令人感到不知所云。在这个时候,当事人的描述就能帮助研究者起到解读文件的作用。”

个体记忆与群体记忆相互印证。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创用“集体记忆”,这一概念迄今没有严格界定。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在实践层面的运用。在口述史领域“集体记忆”可以看作是一群亲历者对同一件事物的讲述与理解,优于“个人记忆”,“集体记忆”更易对比参照,更适合接近历史真相,在采集时还应注意群体的差异性,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说过:“普通人对重大事件

的记忆与比他们地位高的人认为应该记住的并不一致。”所以可以进行广泛多层次的采集,保证史料的真实性。

结语

综上,虽然将口述史方法可以解决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但是不可否认,其中亦有众多理论问题有待解决,进行口述史收集的操作中,会涌现诸多实际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是笔者今后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 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 [N], 人民日报, 2015年8月1日。
- [2] 转引自杨祥银. 多学科视域下的当代中国口述史学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 7.
- [3] 杜晓冬. 牛津口述史手册(引言及第1章) 翻译报告 [D]. 郑州: 河南大学, 2016.33.
- [4] 梁启超. 超梁启全集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4107.
- [5] 王炳林、石卓群. 运用口述史方法深化中共党史研究 [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1, 4: 4.
- [6] 王珂. 牛津口述史手册(第22章) 翻译报告 [D]. 郑州: 河南大学, 2016: 21.
- [7] 转引自唐德刚《胡适杂忆》[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00-201.
- [8] 杨祥银. 美国口述历史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J]. 史学理论研究, 2011, 1: 63.
- [9] 杨祥银. 关于口述史学基本特征的思考 [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4: 7.
- [10] 曾富城. 冯骥才口述历史理论与实践研究 [D]. 温州: 温州大学, 2019: 14.
- [11] 沈志华. 静下心来读档案, 踏踏实实做学问 [J], 历史研究, 2004, 4.
- [12]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 [M], 马俊亚、郭英剑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239.

课题项目: 内蒙古医科大学2023年度思想政治科研项目(项目编号: YK2023SX)。

作者简介: 于志成(1995-), 男, 蒙古族, 山东省威海市人, 讲师, 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史; 思想政治教育。